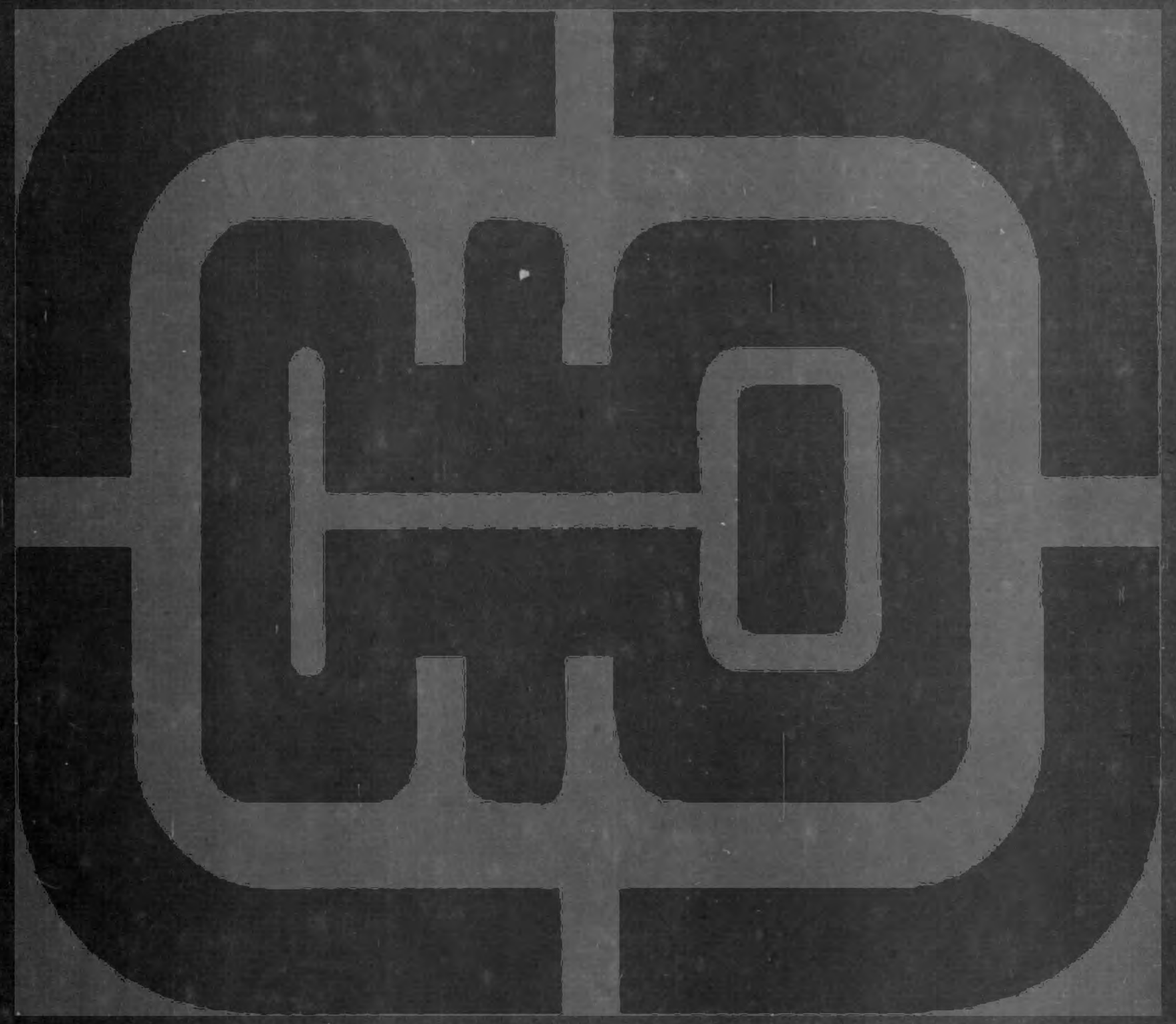


寶子紀聞類編卷之二

秀水寶文照子明彙編
同邑姚弘謨繼文參校
友人馮夢禎開之同閱

讀書類

存養此心

大學衍義補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教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於物欲相為消長者也萬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

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然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宰而物欲不能奪矣

負笈編茅

王子年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荊為筆刳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以新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仲車訓學

極余錄曰仲車訓諸生云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

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春陽臺

名臣錄曰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門外者數年

習慣自然

顏氏家訓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品之人不教則不知也當其童稚之時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懼而生孝矣吾見無教而有愛者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戒反笑宜止反獎驕慢已習乃求制之捶撻日加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終必敗德故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須出好議論

蘇黃門曰人生逐日宵次須出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嘗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讀書墮淚

賓退錄曰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書種不絕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不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之讀書不能上進雖訓蒙為養使書種不絕亦為好子孫若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亦是美事切不可迫於飲食為市井小人事

君子三惜

西京日記曰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世以為名言

學無常師

柳屯田勸學文曰人多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此大舜所以好問孔子所以無常師又曰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子石公明宣之學

杜陽編曰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生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晛而歸魯刪定贊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捨書其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

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沒世之甚者也
蓋於今之士非堯舜周孔不談非語孟學庸不觀
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
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
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
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若有屠兒之禮佛媚家
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曰子不學
詩乎子石子曰吾何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
吾弟朋友求吾信吾何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

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
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
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
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
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所未知也

竟日觀書

宋史曰宋太宗勤於讀書自已至申然後釋卷詔

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知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閱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訓解

斯文之秘

蘇東坡與姪蘇二郎書曰凡做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見爺伯而今平淡要學此樣當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不特做文字寫字亦然汝善思之趙德麟曰此一柬乃斯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廬山講論

九域志曰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徹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亲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揚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心萬百物皆通

聲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

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故心篤則百物皆通心擾則百物皆病

得心體身

朱子曰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為學固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問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朱子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已力量觀書務多恐自家亦照管他不過

循言入道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

初不能及此也

勤學

朱文公曰廣積不如教子脩福不如避罪家若貧不可因貧而廢學家若富不可恃富而怠學貧若勤學可以立身富而勤學名乃光榮學必顯達不學無成學與不學之間君子小人之分

讀書法

楊龜山語羅仲素曰余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後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其所自為者如此其書銘曰含其英蓄其實精於思貫於一徐誠齋曰只此十二字說盡讀書之法蓋龜山受學程門未有後來訓詁支離之習故其言精確如此在學者所當體也

吉凶垂誡

邵康節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

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餙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喻志道

文繪曰望山者謂其高蒼蒼望海者謂其遠茫茫及振鬰而升蒼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故志道者必學之日新之緝熙不已造次無忘則舊習漸漸而消至趣循循而入道之高遠者我其登涉之矣又曰遣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脩道積功大率如此

頭腦工夫

王陽明曰爲學須求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是義襲而取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物理有然

陳白沙曰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重內者必輕外難進者必易退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時存謹畏

薛文清公二錄抄曰人之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隱至幽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動矣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離矣讀書

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能得其妙乎

至樂至要

至樂至要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

養正語錄曰人生至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以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以

謙接物者良以善自衛者強以忠孝遺子孫者昌

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讀書不當責

王守溪曰讀楚詞不當責其重複讀莊子不當責

其荒唐讀陸賈新語不當責其麤鄙讀六朝詩文

不當責其媚緩

薛敬軒曰衛武公邁伯玉皆以老年而薦於進脩

誠可為後世法康齋有詩曰無計可追前日月有

功終作後男兒老子曰下士晚聞道愚嘗誦此可

不惕然猛省以求至聖賢之域

禁中肄業

大學衍義補曰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

禁中文華殿肄業詔宋濂為之師永樂甲申命學

士解縉選新進士材質英敏者得修撰曹端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為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學且論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為膏燭賜第以為居止其造就人才至此

學求諸心

王陽明則言曰德有本而學有要求於其本而泛

馬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莫先立志

陸平泉訓國學諸生曰學莫先於立志志者志所至也志立而有不至焉者未之有也匹夫且猶不可奪志而況士君子乎故利之所在則深閨之婦皆賁育勢之所在則秦越之判皆雷陳何者志所趨也況志於道而有不至者乎故學焉而諉之於力不足不能至者志不立也講學者講明而服習之以善其身心者也如徒講說云者是借以資口耳而無當於實者也曰如何而為心如何而為性如何而為格致云者此解字法也可以善口耳而緊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為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舉業之制非不善也六經子史士童而習之長而訓解焉欲其理與心浹洽也翕之而為文章譬由規矩而出方圓也近世業舉子者略訓詁而攻詞章舍鑽研而事剽竊或模擬成篇而迷其本自是為方圓不有規矩而假以湊合者獘亦甚矣

書舍中修行法

讀書錄曰人於書室中如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看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蚤畢其事以寧吾神

牧長類

塞塘救民

綠雪亭雜言曰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專城分陝

天寶遺事曰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駕次陝城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擢兵部侍郎

便民省力

呂氏家訓曰當官處事務令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人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及人方便為上是積德於後人今人差科之行既不能免能就其閒求便民省力者為之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有脚陽春

開元遺事曰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寬猛相濟

孔子家語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熾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猛易而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音九苻音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

柴桑口碑

綠雪亭雜言曰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寐寐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余按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

增價興作

白沙遺言曰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十有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益米價公獨榜令凡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反賤民無饑色宋皇祐間吳中大肌范文正領浙西日與僚佐宴集湖中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廠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勅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蕩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者正欲費有餘之財以惠貧

民使工役庸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於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大於此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浦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飲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何不白郡而止之乎正仲笑曰吾子過矣建塔之役豈寺僧能自為之必募此邦之夫役飲於富饒之家而散於貧窶之輩是小人籍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之時我惟恐僧之不為也子乃欲禁之乎

縣令治績

則余錄曰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為中郎式辭之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拜式為郎布衣羯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縣令試之縣民德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如此見奇于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妨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

多羞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哉

脩理橋梁

鷄峰雜著曰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雒時浩水成氷斲橋絶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五溺而死者什三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為誰也昔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為庶幾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興梁成是皆為政之先務也今之為政者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脩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是不知民力之當休也與其視途人之病于涉而死也孰若寧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為寧為臺池室堂之費而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西山論菜

鶴林玉露曰真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緑士大夫之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

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是以西山帥長沙日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来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須散作十分春西山任滿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詞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祀四海蒼生口是銘

心有未盡

程明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處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奉法利民

孔子家語曰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

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然之所由興也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誨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取財有法

呂正獻公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取民常少與民常多聚斂浔宜豐亦有備未有國之不興者也又曰人臣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

廉潔撙交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又其次也當官不接異

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絶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為相因一琴工黄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矣

修身類

我箴

司馬温公我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

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救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但知無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保身篇

黃石公曰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省酒戒色所以修身遜嫌遠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徵言所以免過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無患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思蕩行所以接人推古驗今所以不惑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先揆後度所以應卒殫惡去讒所以止亂詘變從權所以解結競競業業所以保終

喜聞人善

極余錄曰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牀牙一聞人善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同如此夫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不失為小人

隨遇而安

胡文定曰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如彼以慳吝狡偽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

安樂法喜歡緣

鶴林玉露曰龍洲劉改之詩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可也至於道三箇好無乃隨俗習非乎余曰古人直而行理之所在直行將去自後世貪榮兢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好盡言以招人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懇哉

不以毀譽動情

希武頃先生曰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人之情也

惟君子不以毀譽動其情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而毀我無損益於我也

三恕三敬

孔子家語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順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友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脩其身矣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蔵業無間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閒居肅容

丹鉛餘錄曰陳忠肅公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不然何為有此問也

視今猶古

畢臯錄曰詩曰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戒今轍迹可見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善惡人居

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老圃寒花

古史考曰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嘗九日宴諸曺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陰德長久

司馬溫公家訓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上中下士

顏氏曰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

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猶以惡貌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飽帆駿馬

省心錄曰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故曰齒剛則折舌柔常存柔能勝剛弱能致強又云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今古無治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知舍則愚

見目省心

東川筆記曰吉水羅公僑知台州吏治精明人莫能及常自書曰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如何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如何每見草木

生意便看吾心生意如何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如何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不可有一毫惡念不可一息無善念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脩矣

魚鳥同游

厲陬錄曰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叅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喙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梁元帝世子方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雷霆寒暑

省心錄曰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禍

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心田

許梅屋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洪仁齋曰慱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

德進心閒

朱晦翁警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饗慮及疾病則用儉

治心養性

松窓錄曰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而於世利紛華慱奕奇觀等事淡然無所好

韞玉含珠

自警編曰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慱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嘆羨

詢其服餌之法恭惠曰不知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耳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平旦清明

景行格言曰事不可行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服鬼神人於夜閒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蓋人臥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清明則欲淨理還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鷲突面盆之喻

警語

馬迻亭雜錄曰大怒不可與人書大喜不可許人物大然不可數人過大好不可助人非大諐不可及人親大惠不可望人報剛毅中不可帶狠愎和易中不可帶頹靡踐屨中不可帶拘泥脫洒中不可帶玩侮迂直中不可帶攻

訐施予中不可帶要譽盛名下不可久居倡義舉
不可中變快心事不可屢逞得意處不可再往久
居則生謗中變則無勇屢逞則名殃再往則取辱

玉碎毋全

季氏三桑記曰寧為玉碎無為毋全寧為蘭摧蕙
折不作蒲茭榮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
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

座隅視警

張思牀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
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
詳居處必恭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
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
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點污終玷

王臞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點之污即
為終身之玷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
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
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

凜然清風古今

不交近侍

蘇氏演義曰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獎嘆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仁為諫議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僕曰范諫議一言至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此門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積善餘慶

王陽明諭俗曰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其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其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猶其不能自反也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

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賤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惟日脩身

陳白沙曰益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在乎脩之而已苟能脩之無遠不至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今日脩之明日脩之於身修之於家國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而不脩焉者也

存養工夫

自警編曰益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益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汩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益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皆是工夫

敬上用力

餘冬粹言曰小人餘外君子慎獨餘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以知其為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

不盡不然何以知其為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毋自欺也邵康節居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人恐亦只如此也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逸樂憂勞

省心詮要曰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又曰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駟不及顏子一瓢也

罪從傲來

薛敬軒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

傲上来傲則自高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畢竟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温恭允塞也

天地一家

陸象山與羅伯春書曰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来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從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伯春善之

每夜必思

項峻始學篇曰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為之事合理否

言行類

贈行以言

孔子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修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子行謹此二者而已孔子曰敬奉教

口箴

姚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太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煩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乳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最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辟以代韋弦

君子小人所為

仲車訓子弟曰諸生欲為君子設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如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智愚言行之別

賈誼曰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不見而不可掩者

行也故言行智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智者謹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災

言可驗人

人相編曰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拗者言僻虛誑者言煩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乎有信又貴乎有理譬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理察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詞愈和平

竇退錄曰凡人語及不平事則氣必動色必改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若說到小人忘恩負義處言愈和平如道尋常事無論君子小人皆以誠待之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如致其欺亦每受之未常形色也

言滿無過

陳了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之是非利害雖多言亦無害所謂終日言如未常言此所以無口過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何忌道哉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真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真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學者大病

筆疇曰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之之言

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搆禍已稔身亡家敗不能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不可言人短

羅念庵曰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文定垂訓

何文定公訓子孫曰天道好還皆由人致作善祥臻作惡禍至積德施仁舍生取義訓厥子孫當行好事貴賤異品莫切脩身語言信實德性溫純出則敬長入則孝親訓厥子孫當做好人言語文章由中發外出有善惡應有成敗欲訥欲慎必欽必戒訓厥子孫當說好話四民之中首先於儒非禮勿視惟亟是趨勿從妄誕勿學驕奢訓厥子孫當讀好書

輕言害事

袁和叔曰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充夢寐亦安纔舒放即當收歛纔言語便思簡默且輕言戲謔最害事盖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忠孝人已

林和靖曰人能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非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六德行藝

盱江左贊曰立人以善成善以教教而不善是堯舜之民鄙夫矣不教而善是桀紂之民可封矣移風俗歛賢才未有不由此道也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
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
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中言以
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
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
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
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踐言重節

薛敬軒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
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
則必不能踐其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意蓋如此出處去就乃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不可
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
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
慎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
之合又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合惟視義
之可否為何如耳

節欲類

受即是空

玄敬子曰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箸即空出行騶從既到即空終日游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回循之失惡可

力戒無恣縱慾讐之罪予喜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聖賢下愚

龍舒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殺生以資口腹淫慾以喪天真二者相為助發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

簡靜之樂

自警編曰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勸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戒飲

桓譚新論曰陳瓘有㪷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于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

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絕欲

元城先生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七其母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止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祀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耳

甘陵甘始

聽雨紀談曰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郄儉悉善辟穀號類百歲曹植

作論辯之以操為匹夫所愚納虛誕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如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辯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遇物訓誨

唐史曰太宗自立太子恐其縱欲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此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四狥五病

本草衍義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狥智巧以憂畏狥得失以勞苦狥禮節以身世狥財利四狥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飡嗜辛醎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

温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為之病矣呼吁過常辨爭倍荅胃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亡未亡而病是皆弗思而自取也

四養六害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聰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趾者常步優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妒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伐生餌性

養生要訣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腦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豺狼

刀斧餌人之性猛于豺狼

損益難知

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植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脩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致億也若能愛之于微成之於著則知道矣

一介萬鍾

楊龜山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予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寡欲循理

國朝事實曰　太祖高皇帝御華盖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欲也然惟禮為能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至於滅身不可不知所審也

聖人無欲

何文定筆疇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貴於知足欲心勝則狥物狥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擴然而已彼狥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福莫貴於知足

豐儉有節

李直講曰一夫之耕食有餘也一婦之蠶衣有餘也衣食且有餘而家不以富者內以給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也而況用之無節求之無藝則至死於凍餒者固其勢然也今人以奢為榮以儉為辱不顧家之有無惟汲汲以從俗夫惑之甚者也

羲皇上人

王陽明曰人於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做箇羲皇已上人

戒貪寡慾

薛文清公讀書錄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

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速此余目覩其事故秉筆書之以為貪侈之戒若能寡慾省多少勞擾只寡慾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在乎敬以主之故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盖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能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能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放逸而天德亡百體俱已懈弛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

僧治心疾

可齋錄曰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悶悶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如夢或發譫語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扣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

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
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
想也或期望日後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其一切
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
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
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不患念起惟患
覺遲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之故凡溺愛冶
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
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

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
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
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遠之則心火不
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
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安遇類

杜生閉戶

夢谿筆談曰潁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聞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輛曾往訪之見其人瀟洒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答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凉何為不出

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於世是以不出耳何足尚
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
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
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
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
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
傭耕自以足食鄉人負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
足不當更薦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
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
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
一冊書無顯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
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併書亦不知
所在矣氣韻閒雅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
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
村童也然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游惟買酪
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
嘗旁游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
與官屬閒話輒言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東坡優歷

橘壯錄曰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巳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慧寺遷臨皐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用匱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以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就官屋為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隣天慶觀極愀隘嘗偃息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慶在儋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夘卒於毗陵東坡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餓窮苦嘗不得居一廛托環堵為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閒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

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我鄉亦可謂善處貧者矣

君平有餘

尚論編曰漢人嚴尊字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耶

臨危勁節

畢陬錄曰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季孫之賜也顧曾元扶而易之及席未終而歿黔敖為食于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吳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採薪者曰五月

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齊崔杼殺莊公邢蒯隤將入死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而夫子死之邢蒯隤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而其名皆不可得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夫於此有一焉則可以垂榮名矣今以童子之見加人鮮有不怒者餓者誰不忽之採薪為御僕固士之所耻也而所行不逮方且刻畫焉標榜焉以自矜衒於世豈不可嘆哉

損益之道

孔子家語曰仲由問於夫子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此益而損之之道也

陶杜黃處貧

韻語陽秋曰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

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饑来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洛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伯康倜儻

霏雪錄曰戴伯康為人倜儻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靴而食

叅政董摶霄戴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其居袖白金一錠餉之戴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脯友人有告急者即其半與之

衲衣道人

芥隱筆記曰有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於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余與山野有道之士游南朝高人以蛙鳴嵩

萊勝鼓吹吾視毳褐異于世之朱紫遠矣

秘密休糧方

陶南村曰胡長孺號石塘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胡潤筆請作乃父墓銘胡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耶是日亟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胡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長孺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布袍質米

南平野史曰呂仲實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亟間官至尚書左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于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蚤厨老妻何必更躊躕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裡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大用

雪中聯句

越圖經曰呂徽之家仙居芳山中博學能文安貧
樂道常逃其名耕樵以自給一日移楮幣詣富家
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
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呂
不覺失笑閣中諸輩聞之遣左右來詰亦不言衆
愈疑親自出見徽之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輙侮之
詢其見笑之由徽之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
蝶事耳衆始嘆服欲邀入坐徽之曰我如此形狀
安可前諸君子間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

題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嚙
枯藤鶩鵞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分得
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山河凍欲含渾如天
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梨花酒正酣竹
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
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畢即出門求之不可得問
其姓字亦不荅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見而
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為何
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與之刺舡

而去遣人遥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呂公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来惠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翌日復躡其踪則呂已遷居矣

八莫十常

厚德錄曰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閒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妄守強梁莫倚賴臨事莫害人守此八莫一生安樂富貴常憐窮困受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未来常畏戒懼冤結常求解脫衣食常思来處起念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救民賑士

懷麓堂窮說曰按說文窮之為義亦多矣為極為竟為究為塞今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為

民之窮對達而言為士之窮民之窮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予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於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陏成式為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益窮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

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為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窮賑士之窮而已

不義富貴

瑣言曰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憂子弟之貧賤富貴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賤焉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貴豈非倒見耶

山雞愛毛

極余錄曰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日睨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笑落山有異鳥其名曰鶡愛形

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罹于世網皆由不肯自藏故耳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来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身心俱安

省心子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来即有憂患不如意事自少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仰羡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亦有之與貧賤不如意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身與心俱安矣

賢愚進退

譚子曰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于人而不賢于身何賢之謂也慱於物而不慱於已何慱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一切有分

王虛中曰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雖極力

強求徒然而已辟如設宴請客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則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来無非分定豈可怨恨其間故晦菴先生有隨緣安分四字

求譽得毀

呂東萊曰禮義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牽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亦為牽奪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今人求速譽反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

為造物笑

何文定筆疇曰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来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倘来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来之物也其来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来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所能強世之人憂貧賤如虎狼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為造物者笑

學成身立

李文正苦說曰苦之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其一酸醎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為苦正與樂相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盖於安居快適之時遇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飡氷齧蘖絕嗜慾戒游逸而不於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斯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

千載齒頰

脩相錄曰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

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遼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来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槓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辟上四絶

綠雪亭雜言曰予在湖南一日山行見農家辟上有詩四絶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玄吉事不在鳥聲中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兎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智巧

譚子曰虎踞於林蛇游於澤非鴟鴞之譬鴟鴞從而取之以其畜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圂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

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所理不詐者所理

橫逆康寧

尚論集曰范忠宣公被陷安置永州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氣貌益康寧亦未嘗含怒於後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已他事一語不出諸口如在中州時

缺陷世累

醒夢餘談曰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介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累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臨終沐浴端坐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殮絶無腐氣可見公之履踐

議姻當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先當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假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者能無愧乎

逍遙說

百可漫志曰余既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遙齋記不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尾書之座右為逍遙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鬬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以智取神僊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則原憲黔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

盡如王喬彭祖則顏子閔子不復為大賢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傅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則嫫母益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之率性樂分含眞抱朴心無成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塵之太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隆之深淵不以為辱震之雷霆不以為恐劫之白刃不以為懼喻宛生為旦暮以盈虛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蹙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遠出與天為民入與道為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遥哉此詞足為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顧樂亭記

湘川集曰中丞羅公鑒退居梆坪之上鑿池搆亭

名曰顧樂日處其間有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紱身閑更大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壯窓高臥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瀟然無俗慮却疑身世是壺天又自為記曰雨暘時若五穀登而百室寧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盜賊之發則軍旅興焉供億頻焉財力耗而禍亂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白髮赭顏步屧康健眠食無恙可樂也一有災疢之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昔溫公以獨樂名其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余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而必為此者意誠有在也

無棄物

陶靖節曰天下之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土之塵垢醫師好之至於糞壤老農老圃好之況自糞壤而上者乎故物有所遇則雖朽木糞壤亦不棄苟不得其遇則雖合抱之

材蘭芷之美亦皆棄之況一才一藝之子能無遺棄於世用乎故君子惜才中人棄才小人忌才

誤信金丹

綠雪亭雜言曰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也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欲傳耳夫人笑曰君位至監司家業富盛乃不知止尚欲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有貪財好色神仙話閒其壻來謁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壻何如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壻君非方士之壻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監司追悔莫及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黯然長吁而已又南都守備某者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守備奪人玉縧環價值千金乃紿之曰玉皇好縧環

守備即獻之不久方士併丹鼎而去滑稽作詩刺之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来空裏去玉皇原不愛絛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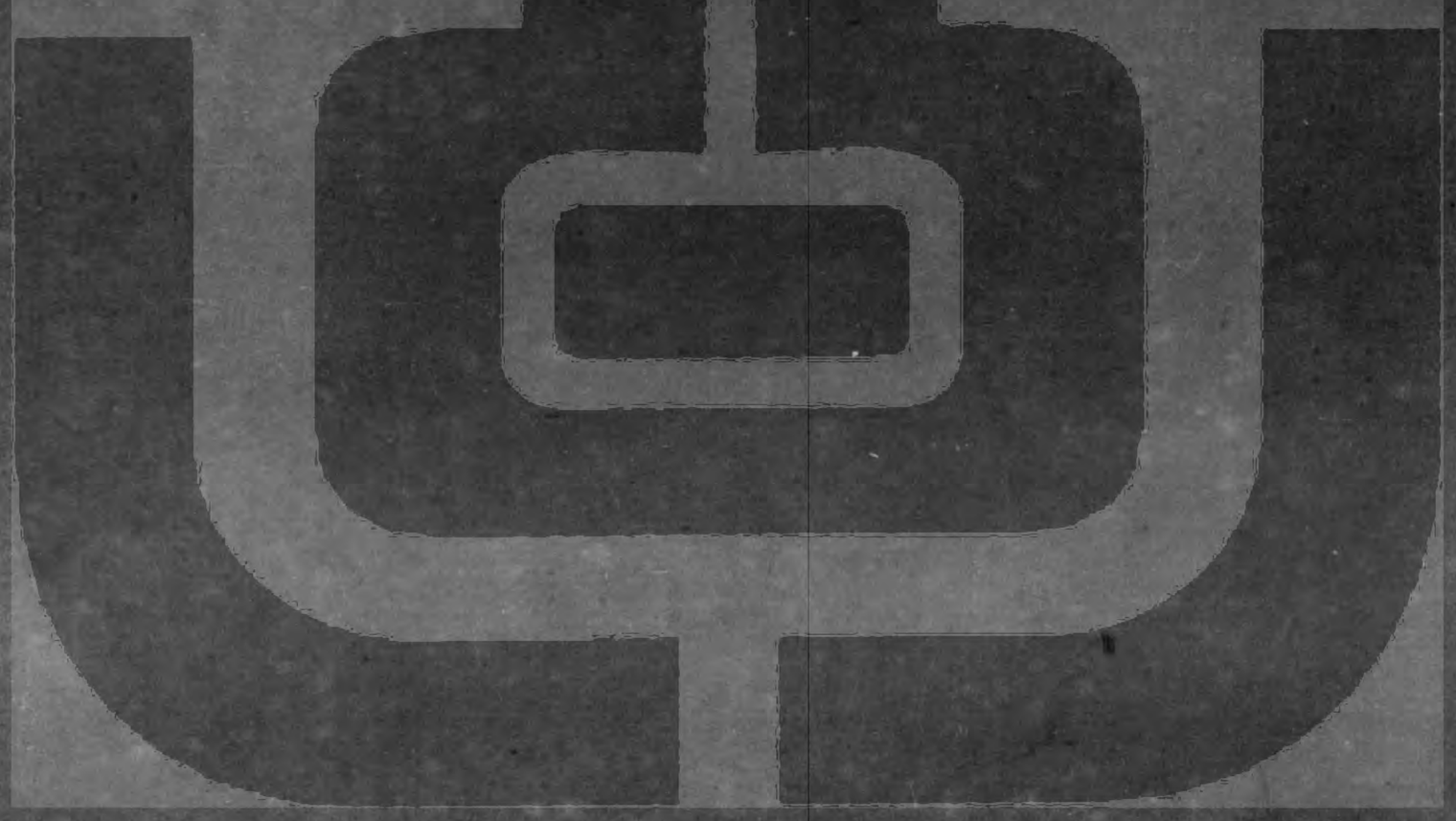
心王古詩

南郭子曰古詩云超九一句絶商量說起交君笑一塲一切順違生死事莫令厭戀作心王大抵桑榆之景勞逸不同勞心者甚於勞力善為心王者勞亦如是逸亦如是如魚飲水冷煖自知勿以有涯之身供彼無涯之事

惟得忠恕

厚德錄曰范純仁安置永州時課兒孫讀書每至夜分怡然自得或加橫逆人莫能堪公為不動亦未嘗含怒於後謂子孫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大凡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四留銘

王留耕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寶子紀聞類編卷之二終